

■ 节日记忆

春天,从那一天开始

□ 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(维吾尔族)

在我们的许多节日当中,最有意义的莫过于诺如孜节,那一天正好是春分,太阳的直射点回到了北回归线上,漫长的冬季宣告结束,春天的脚步已经走近。实际上,这相当于我们的春节。

那时的新疆因中间有天山阻隔,南北疆天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北疆还远未完全走出寒冬,尽管天气已经有所回暖,但还看不出有明显的春天迹象。而在南疆就不一样了,包括吐鲁番在内的天山以南地区,越往南天气回暖程度就越大,而在诺如孜节前后,给节日助兴的肯定是满园杏花。黄扑扑的大地上杏花格外显眼,你若仔细听,仿佛还能听到它们兴高采烈的欢笑声,蜜蜂当然是第一个可以听到那份喜讯的精灵。于是,成群成群的蜜蜂显得格外忙碌,它们迎接春天的方式与众不同,它们会把诺如孜节包裹在蜂蜜里,而闻风而来的赏花者便络绎不绝。

维吾尔族同胞迎接诺如孜节的方式也很有特色,尽管我们不会像蜜蜂一样,从花蕊里采蜜,但勤劳智慧的维吾尔族同胞,和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同胞一样,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迎接这美妙的时刻。他们都会从奇妙的大自然以及生活中获取智慧,汲取营养,装点生活,然后将感恩回馈于大自然。这应该是我们的先民设立诺如孜节的基本初衷。

为了迎接诺如孜节,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同胞都会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,例如哈密维吾尔人,他们会在冬季提前培育一簇生机勃勃的麦苗,等到诺如孜节前特定的时间里举办“阔克麦西莱甫”。“阔克”意为“青苗、麦苗”,以大歌歌舞娱乐的方式,以“阳光灿烂”的形式和包含丰富内容的情感表达,来迎接和庆祝节日的到来。

这一天,人们会同时举办叼羊、斗鸡、斗狗、斗羊、摔跤等活动,条件允许的地方还会举办赛马、赛骆驼等活动,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。

诺如孜节那天,乡下和城镇一些有条件的地方,一定要煮一大锅诺如孜羊汤五谷粥,有时候可供几十或上百人食用,大一点的可供几百人享用。那便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场面甚为宏大而热闹,喝粥的、弹琴的、跳舞的、斗鸡的、斗狗的、斗羊的、摔跤的,看热闹的人这儿一堆、那儿一群,只要是能拿得出手的手艺或绝活,欣喜若狂的人们不

会再藏着掖着,大大方方地出来表演,肚子饿了,挤进人群再来一碗诺如孜粥,别提有多热闹了。

煮那样一大锅粥也是有讲究的,宰几只羊肯定少不了。大厨们会把事先处理好的羊头、羊蹄等食材放盐烧架慢煮,然后把洗净的五谷米豆等放进锅里一起煮,粥还没煮好,香气早已飘散开来,这也算是一种特殊请柬,引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人们一同开心,孩子们自然也是不亦乐乎,堪比一处大游乐场。

在新疆各地,同样是维吾尔族,因区域差别,人们迎接诺如孜节的方式又会有所不同,除了各地都有煮粥之外,配套的一些娱乐活动也略有差异。就拿煮粥来讲,在食材的选择上或许也有些不同,多一种或少一种都是正常的,这与各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。农村和牧区也是有区别的,在农村地区举办诺如孜节肯定会突出农耕文化的要素,而在牧区,游牧文化属性就会更显著一些,就像南疆和北疆有所差异一样。

我虽然也是维吾尔族,但对这些传统文化节日的了解还不够,过去我只知道我们有两个大的节日,古尔邦节和肉孜节,也就是宰牲节和开斋节。从小我所经历节日主要以这两个为主,那时候我对节日的理解就是有好吃的,平时吃不到的东西,在那两个节日期间都能吃到。我相信和我一样同属“60后”“70后”的人们来讲,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年代,决定了对传统节日的感性认识,也因为那些年代就是玩玩乐乐的年代,相对贫穷也使我们没有太多的奢望和奢求,因此,我们的童年也是很幸福的。至少我们有过童年,所有的游戏和游戏道具都靠我们自己动手,其中也是乐趣无穷,这一点我们要比现代的孩子要幸福得多。

主动认知这个世界,成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共有的人生体验,从某种意义上讲,传统节日给了我们很多启示,从那些节日里,我们学会了很多人生态禁忌、做人的道理、尊老爱幼的品质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我们懂得了对大自然的敬畏,甚至对每一粒粮食、每一滴水、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天空和每一口膳食都充满了崇敬和感恩,也懂得了与人分享的快乐与释怀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那些传统节日对我们的积极成长也是有帮助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变得更加全面合理。相比于其他节日,诺如孜节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节日,形成的年代也更加久远。不过,我对于诺如孜节的理解和认知是这几年来才慢慢形成的。它把我们和大自然以及眼前的万千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,让我们在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,懂得了与大自然和草木生灵,与兄弟民族和万事万物和谐共处的重要性。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们,在品味着传统节日的同时,也真切地感受着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个成员的深厚文化底蕴,以及带给我们的幸福体验。

“三多节”,一场迎接春天的仪式

□ 和晓梅(纳西族)

上它。

几乎所有的纳西服装都出自于民族服装厂。那时的民族服装厂是大厂,有好多做工师傅,但并没有专门的设计师。当然,其实是不需要什么设计的,裁缝师傅们做民族服装有唯一且通用的标准——年龄。因此,女性服装的款式也只有三种,分别针对老年女性、成年女性和小女孩。令人欣喜的是,颜色和质地是可以挑选的。比如,羊皮披肩上的手绣七星,可以选择不同的花样纹样;七星上镶嵌的塑料珠子,也可以任意搭配;垂坠下来的流苏,可以选择是用普通的线条还是用小羊皮鞣制。这对于女孩子来说,不失为一个美妙的过程。

所以,你拥有的这套纳西服装,必定有着你喜欢且为之骄傲的细节,在三多节那天,就可以尽情地展示。这一天,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层层叠叠的冬装,换上民族服饰。还没有真正到来,但迈向春天的脚步如此坚实。空气里温柔而暖和的气息,恰到好处地激发着沉睡良久的喜悦。换上艳丽且相对轻薄的纳西服饰是最好的做法,与此时的气氛相得益彰,与即将到来的草长莺飞、春和景明相互辉映。

在我看来,这不像是个简单的习俗,倒更像一个庄重的仪式,一个用来迎接春天到来的仪式。所以,纳西族的三多节,拜这块高地姗姗来迟的春天所赐,也有着辞旧迎新的内涵,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辞旧迎新。

在我们这个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家庭里,对民族节日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。这一点和大部分纳西族家庭相似,彰显的是自发的传承和保护。因为重视,我们在这一天还被破例允许使用妈妈的口红和胭脂。在祭祀活动结束后,还有以家族为单位的郊游和聚餐,兴致高的话还要参加到歌舞打跳的队伍中去,妈妈自然希望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能保持良好的形象。

祭拜阿普三多要到玉龙雪山南麓的北岳庙、三多阁。三多阁常年封闭,仅在一天开放。年长的东巴祭司会在当日晨间主持隆重的祭诵三多神仪式,念诵《祭三多神经》《祭三多神经》,跳东巴祭祀舞,面朝玉龙雪山,为前来祭拜的纳西儿女祈福。届时人山人海,人人着节日盛装,虔诚祭拜,场面极其恢宏,令人神往。但是我们家拖儿带女,加之北岳庙路途遥远,多半是赶不上的。那时候我们常去的是黑龙潭五凤楼,那里也塑有阿普三多的雕像,也要举行祭祀活动,就是规模相对小些。

祭祀主要由大人来完成,小孩子等待的是接下来的环节。等焚烧的香火烟气渐渐散去,四周就响起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嬉笑声。歌舞的阵容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,好像没有哪种形式比歌舞更能表达内心的喜悦。这时候,我才会意识到,原来因春天来临的轻悦人人都有,汇聚到一起,就成了轻快的舞步和嘹亮的歌声。至于说到我自己,这一天唯一小心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要舔嘴唇,涂好的口红褪去了,是没有机会再补一遍的。至于下一次化妆,恐怕要等到六一儿童节。

塑在黑龙潭五凤楼的三多神像,就算以小孩子的眼光看,也不能称之为高大威猛,倒是相貌堂堂、仪表威严。这位纳西族神灵是个骑白马、穿白甲、戴白盔、执白矛的武将,我那时候分不清楚,把他和连环画里的赵子龙混在一起,只当成是同一个人,就是多了一把白胡须,是年迈的赵子龙。后来才知道,这位神灵在纳西人的心目中,就是玉龙雪山的化身,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,对他的膜拜甚至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。

关于阿普三多神像,最早的记载出现在乾隆《丽江府志略》里:“麦琼(纳西族首领)常游猎雪山中,见一狮,色如雪,以为奇,逐之变为白石,重不可举,祝之又举,其轻如纸,负至今庙处小憩,遂重不可移,因设像立祠祀之。”《光绪丽江府志略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

我喜欢的却是一个民间故事,这个故事收集在白庚胜老师主编的《中国民间故事全书·云南玉龙古城卷》中。里面的阿普三多是个白胡子老者,天神避劳阿普派他来到纳西族首领的身边,护佑纳西子民,他迷恋玉龙雪山的美景,先是化身白马鹿,继而又化为白石,与玉龙雪山合而为一。这个故事一波三折,神灵不仅与我幼年时看到的雕塑吻合,也带上了可爱的性情、可贵的人间烟火。这个形象后来被我写进一本写给纳西族孩子看的书里,书名叫《来自纳西族东巴经典的神话》。人与神灵之间的鸿沟,仿佛被一抹暖和的春天的气息轻轻抹平。

如今我已生活在另一个城市,但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言,但凡有纳西人居住的地方,就一定有三多节。每年的这一天,总是会穿上纳西服装,到达指定的位置,和从这个城市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纳西乡友一起,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。现在,我的衣柜里有了不同款式的颇具设计感的纳西服装,但我依然沿袭着从前的习惯,总是愿意穿上最为艳丽、最为轻薄的那套,以此作为一个仪式,在微凉的衣裳接触到皮肤的瞬间,告别冬天,走向春天!

老家的方言土语

□ 江月卫(苗族)

外人听不懂,老人家讲话就不自信了,都在想方设法“入乡随俗”,往别人的话语靠近,到长沙学长沙话,到重庆学重庆话,到四川学四川话。但学又学不好,有点像小学生刚学英语,喜欢将英语词汇夹杂在汉语中说。最后荒腔走板变成四不像,不知来自哪个地方。

村子里一位小姑子在市里工作,从不说家乡的方言土语,回到老家也是讲普通话。可是,多年来她为老家修桥修路引来自来水积极出力。老人家提到她都交口称赞。因为有了她的好处,没任何人讲她的不是,即便她讲话口音变了腔调,老人家还是说她的好,这就是老人家的处事观。

老人家不讲大道理,也不喜欢用许多词汇,词汇量也不大,用方言土语很耐听,有时候还很有哲理。老人家满肚子都是乡村俚语,生动形象的方言土语说着说着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,不需要事先安排和准备:

比如,“你这个抽皮捞。”比喻的是不稳重,从字面上就看得出来,是不深入底层,在皮面上捞一捞。

比如,“屋檐水滴滴不展移。”是讲长辈要作表率,示范给晚辈看,今后晚辈也会这么效仿。

比如,“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。”是说大家同处一种命运。

……

我离开老家30多年了,一直是一口地道的老家方言土语,别人听不懂的,我就像老人家一样,再打个比方说一次,直至对方听懂为止。一次文学讲座要我发言,我说,写散文写开去以后要晓得收回来,你莫跑到卯山西去不回来就跑题了。“卯山西”是我们老家的土话,很多人听不懂,我解释说,卯山西是罗盘中的朝向,代指很远的地方。

五爷今年90多岁了,读过几天书,认得一些字,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“不怕秋来早,人怕老来难。”老村长已年近70,不管是在家里讲话还是会议发言,总要先讲几句民俗俚语。

在老家县城的公园里或公共场所都有警示牌提示:请说普通话。这是对于老家的方言土语的冲击,也是大势所趋。普通话的推广,让人们的基本交流更加顺畅,对于经济、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。不过,方言土语也是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我们既要学好普通话,也要重拾起身边那些又“土”又“老”的东西,摆在阳光下晒晒,也许会现其中有闪闪发光的宝贝。

彩云之南,四季如春,鲜花不断。阳春三月,花开更甚,千万种花朵竞相开放,令人目不暇接,娇嫩的桃、素净的李、热烈的马樱、清雅的山茶……朵朵缀在枝头,随着春风的撩拨摇曳生姿,楚楚动人。

时至今日,在大部分人看来,花朵的观赏性必然是其主要属性,而在云南人眼里,花朵还有另一条重要的属性——食用。

云南地处西南边陲,气候宜人,春夏秋冬蔬果不断;然而山高谷深,交通不便,发展自不如江浙一带。以前,人民受地主乡绅层层盘剥,过着衣不蔽体、脚不着鞋的日子,食不能果腹,解放后,日子稍微好过些了。但由于之前处于赤贫状态、物质匮乏,家庭生活仍然拮据。听闻父亲的童年几乎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,饿极了就去山里摘果子、采鲜花,抓田鼠野兔充饥。

古语云: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普及,山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,文化水平显著提升,吃野味的陋习自然而然地被革除了。停留在父辈记忆中的那些琐碎片段,除了贫困的苦,还弥漫着山花的香。

春节过后,自是吃花的好时节。

渐暖的阳光唤醒了长在田间地头 and 山路边的苦刺花,这种浑身带刺的灌木,想要一饱口福还得费一番功夫。外婆家在大庄,低海拔炎热的气候,催得那一片的苦刺花开得最早。父亲和母亲会带着我游走在外婆家对面的大河边,寻找那一丛丛盛开的苦刺花。小心地避开尖刺,摘下苦刺花小巧柔嫩的青白色花冠,隐约可见星点鹅黄的花蕊,娇俏可爱。苦刺花小,采摘起来费劲,忙活一整天也摘不得多少。将采摘收集起来的苦刺花洗净后丢入沸水煮沸捞出,清水中浸泡一到两天,除去苦涩味后即可烹饪食用。初步加工过的苦刺花,花瓣变得半透明,剥一捧青蚕豆米加在一起,或煮或炒,别有风味;要是再添两片火腿腊肉,山野野菜也成了美味佳肴。等苦刺花花期将尽,山间的棠梨花也迎来盛放。一树一树的白,好似朵朵散落在林中,惹人怜爱。棠梨树比较高,因此只能寻找一些低矮的枝干采摘。摘下待放的棠梨花苞,去掉硬杆儿,经焯水、漂洗,除去苦涩味后可炒食、凉拌或做汤。我尤其喜欢大庄的蚕豆米炒棠梨花。经过晾晒失去水分的干蚕豆米是淡黄色的,要在天晚上就用开水浸泡,待第二天将泡胀了的蚕豆米去皮、经小火煮泡成豆沙状后,和棠梨花炒在一起,香味久远就能把食客的鼻子紧紧攥住。夹一筷子进嘴,棠梨花清香爽脆,豆沙口感绵密,口感丰富,回味无穷。和苦刺花、棠梨花之类低调的花朵不同,顶天立地的攀枝花的枝干擎在天地间,花朵



春日吃花

□ 李亦杭(彝族)

鲜红似火,燃在枝头,艳而不俗,将开花这一浪漫的过程谱写成了壮美的诗篇。摘下攀枝花,撕下其花蕊,洗净后用沸水余烫,滤干水分加入调料,一道美味的凉拌攀枝花便可上桌了。简单干脆的做法,倒也符合攀枝花热烈的个性。

大自然赋予山花灵性,也赋予了人们一副聪慧的头脑。盛开在田野山间的鲜花,十有八九可以食用。纤巧娇嫩的黄养把把花、富贵肥美的岩花、细小若米粒的羊妈妈花……就算在花朵较少的秋天,外婆也能让针尖大小的薏米粒在铁锅里爆出一朵一朵的小花,浇上用甜玉米杆榨出的汁水熬制的糖浆,做成薏米花糖让孩子们当零食。

以往的日子,吃花只为果腹;如今的生活,吃花更多是一种顺应节令的习惯。山花虽香,但多苦涩,有太多比它更鲜美、营养价值更丰富的食物可取代它,可对老一辈而言,山花带给他们的,是生存的希望,其意义不言而喻。从吃花心态改变这件小事上,可以洞见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。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开始追求有利于健康的原生态食品。那些饥荒年代养育了祖辈父辈的山花,再次成了现代饮食男女的最爱。如今,我们也不必再像老一辈一样,将温饱依托在小小的山花上,可以沐浴在春风里,无忧无虑,尽情欣赏山花的美、品尝山花的鲜、感受生活的甜。



苗家少女 城南花开 绘

一个地方的方言土语是历史遗存下来的重要文化载体,是记录这一个地方的“活化石”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,那些貌似很“土”的语句,其实表达精准,特别生动形象。

比如说,“我经常到你家玩。”我的老人家会说成:“我哪天没在你家,我都放得个碗在你屋,天天到你家打滚打练。”话里有谦虚的成分,又精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。

比如,说一个人不忙,不管遇到什么人都会上半天:“你这个烂板凳,死不忙,像菩萨脑壳一样不想事,和堆牛屎都要讲半天,天都要黑了你夜饭柴还在山上,怎么了得哦!”极具画面感,而且活灵活现、富有张力又干脆利落。

我的一位堂兄,出去当了几年兵,回来讲一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,村人们不知堂兄说的是全国推广的普通话,还以为他的舌头有毛病。后来知道他实情后,还会批评他外出几年就忘记了是谁,话都不会说了。老人家对方言土语爱得深沉而又热烈,甚至有的时候有些“自私”。一次,四叔到北京办事,突然生病到医院急诊,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。他说,发烧滚赖浑身浸痛。医生听不懂,再问。四叔因为病着难受,有些不耐烦地重复“发烧滚赖”。四叔急,医生也急,两人争执起来。其实四叔说的是“浑身发烧哪里都痛”。

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。翻个坡口音就不一样了。因为